

蘭駢館日記
光緒十八年壬辰下

澗

于

日

記

蘭駟館日記 壬辰三

閏六月初一日晴

復廉生書夜樂以商閱若以來過悔若不之評

初二日晴

琴友來談晚過琴友翰香在坐復八弟戴之各一書

初三日晴

午後琴友來談夜過悔若得誼卿書

初四雨甚涼

閱蘇詩竟日

初五日晴夜雨

昨夜耿々不寐晨起即枕公已始醒午後得侯念椿書所寄管
子即莫子德所藏以本作宋本亦佳每卷前兩行均刻之以掩其
迹殊可厭也還云

初六日晴陰仍未解

作祭伯夫人文一篇得高陽書

初七日陰

送琴友行沈子梅洪翰香來午後吳執甫二范同來離談明

日有摺并寄廉生書

並寄一帖
一函

初八日陰

侯佐寄書四種均不可留。柳文一種而臣邵班州來

初九日雨

過梅若略坐得九弟書

初十日陰

得八弟書寄玉海一部與兄輩寫祭文訖夜甚涼仍浴

十一日晴

復九弟書

十二日晴

表啟之采

十三日晴

內人為伯夫人祝經三日從俗例也晚陸宣采得崇山書

十四日晴

吳至父跡蓮池

十五日微雨

過范甯堂小坐

十六日陰甚熱

得鶴巢書

十七日陰

寄廉生書黃臣來

十八日晴

夜聞人驟患霍亂擾竟夕

十九日陰夜微雨

盛在孫來

二十日晴

寄鶴巢書鞠耦已痛

二十一日晴

滙子泉自浙來志仲魯自粵來

二十日晴

朱伯平自都來午後楚寶過談甚久楚寶梅村弟子故論文具
有招抵舍肥廼戲中以為通人

二十三日晴

友山來得安圖書

二十四日雨

答友山

二十五日陰

寄安圖書

二十六日陰

白鏡江贈一冊乃擇在墨筆花卉六兄以贈李墨綠者三十
年故物重違不能割愛遂留之晚約楚寶來談

二十七日雨

贊臣翰香來談

偶檢金匱明之張機仲景舉孝廉建安中官長沙太守書亦名金
匱玉函經晉高平王叔和所編范史方術傳有郭玉華佗王著鍾經
診脈法傳在世俗臨死必一卷書與獄吏吏不受作舉火燒之仲景所著

晉人編之而范氏竟不著於方術傳中宜以其學不長傳抑其書至宋
已不顯耶竊謂太史公作倉頡太倉公列傳以系醫字源流遂有深
意班氏泄襲龍明獨刪去此類以為高簡而醫字公矣孰文志引謗
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以不知為劉子駿所引抑孟堅所撰然臣子之於
君父斷難執有病不治之說以自解而病之在本原者可以不治之病之
在外感者不治即死焉可據時謗而盡廢醫業哉班氏祿位史例
致西京成倉頡公之醫源本傳祚祿乃於國志列華佗及至弟子吳普
樊阿二人以遙接倉公一脈范氏紀東都一代自不能專以華佗了之甚
矣其疏也近日醫道日陋舍肥因中國之醫不足恃乃萬者洋醫因而洋

醫之入中國者極殊不精且外國長於婦科而短於方藥其藥皆自
自外洋華人不如其性殊非慎重之道也

二十八精

閔汪梅村文集其集中與戴子高書云中西諸法渾渙莫測以南豐
吳氏為指迷方索易我夏目眩吳楚以宛溪顧氏為醒心湯小字以
高郵王氏為洗眼擅場史學以嘉定錢氏為青囊散文以桐城姚
氏為長樂縣文以西溪石氏為折肱之良方以新城王氏為岐黃可
知其學力之大凡又答甘建侯書謂無益於世莫如治經無諸於世
莫如律史經有十四則三禮毛詩為上古左氏昭之史春秋則宋以

要史漢三國晉五代次之又言胡文忠杜人十書通鑑皇朝經世文

備農政金匱五禮通政紀效新考行水金鑑日知錄集釋近思

錄方輿紀要張太岳集按公案類稿有武備志等皆以圖編為子

十家注蓋公方經武備也王銍漢子術十書曰宋元以儒學策學策

心藏漢字師承宋學淵源之說所關固多編先臣事略以學人

之綱領也擬以五代十國宋遼金元明六代為通紀分國政財賦文

事及禮武備及軍事國政及職官輿地及水利河防等類注以

初令儀注道里須事經月拂而暇更修加要國小注以資人所

未存也謹書必專精於精以即東坡一面受敵法學者不必泥於注

說性之所近識大識小執一為之久必有獲

二十九日陰寒竹林大雨津微雨一陣而已

余所持論以為國朝人之漢學大氏皆宗黃氏曰抄王氏困學紀聞刪
派而加詳耳可以傲所儒之奔陋不足以為宋儒而項安世所著項
氏家說則二國國朝經考之先其說易及對旁通彖序諸家
即仲氏易所本也其說有批押韻疎密及立例重韻即江陵王右
阮雲臺論詩韻所本也其說周禮九穀即程易疇九穀攷所本也
其以說文說經即本於諸家固不外此矣然則所謂漢學者正是宋
人之漢學而漢之微言大義終必如是耳

澗于日記

于艸堂石影

項氏又曰徐幹中論改偽遺文三篇前篇祇郭林宗之徒因行郡
國刊授後學後篇祇徐孺子之徒游學四方千里會英者也幹
為魏氏父子兄弟所敬想見當時人士稱說大率類此故魏氏之
照平文節義而為通人則幹之所願之已見矣也勛賢于徐幹
遠矣至論漢之人物則意与幹同以郭援陰助太守為當禁錮
終身以皇甫規上書入黨為當伏大辟之謂范滂杜密徐穉
邳暉皆為罪人又人事在自北而然難博文獻上人之以為當此
師表而國內凡皆為若節以承赴聲心所不平因應以此為名思
曰志而達名主論大辟則曹節皇甫何可棄哉語殊遠快

七月初一日晴

晨然別著布卦得大有之豫

宋元嘉十三年文帝疾篤劉湛說司徒義康以檀道濟立功前朝

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宮車一日晏駕不可復制義康因矯詔

殺之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憤投地曰乃族汝萬里長城其後魏

人南牧帝復思之史亦深以道濟為冤業徐傳謝慶嘗陵時以道濟

先朝舊將戚服殷省止有兵眾乃召道濟以謀告之謝晦夜斂其

曰宿道濟就寢便斂業慶正大事以晦之虞心積慮出怵動

不眠誠天良之未盡漸滅而道濟處之坦然直是金無人心之兩

詰正道濟引兵居前是殺三侍者傷少帝指扶之出關皆道濟軍
士為之謀每出於徐傳力則資於道濟科其謀逆之罪不啻趙盾
之有趙穿司馬師之有賈充也討謝晦之後帝欲召道濟王昱
首以為不可帝以道濟止於脅從本非創謀道濟至即據蘇自任
以未陳可禽對視治暴徐傳誅弒逆之罪若已無與焉者而詐
背不汗其殺也正其愚也元惡既除從逆烏能為免義康能
云矯詔兄弟之仇不及兵所憚權而不失其正者武帝配零陵罪
義之執嘗陽首尾不及三年天道可云不爽而道濟為宋大將視
君仇宜其不得良死安足當長城之目哉

初四晴

復清閒書

初三日晴

得高陽書知赴醇邸園掃青伯平亦有書至夜晦若楚寶

來談

初四晴

復伯平書新吾自都來

初五日晴

張巽之自都來

初六日晴 冢忌

得筱荃又書

東漢之世矯節取名余所不喜以弟昱普承顏乃割產自
取肥田廬宅奴婢強者鄉里皆稱弟无讓而鄙武以此益自選舉武
乃以理產而增三倍悉推之弟夫使前之獨取厚產之弟皆知其意
是家禍謀以欺鄉里而罔舉主也使昱普不知及乎既日選舉
乃目以還之是武迫於公儀飾為以悅以釋二弟之疑也相率為
偕子兄弟閱牘者相去不能以寸耳趙元叔強通筆涉涉而承然目
拳聲哭涉涉奇乞与表達請薦及過候皇甫規問者不即通規進至後